



通往山外的路

龙良如

在很小的时候，我是个爱做梦的孩子。每次上山放羊，总会站在山巅眺望，细数绵延的山丘没入天际，思绪随着忽隐忽现的平溪江水起伏荡漾：大山的那一边是什么地方？

“我要走出大山！”——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父母去赶集时，我偶尔闹着要一同前往。母亲笑着说：“我们要挑担子的。你一路上都不要背，才能带你去。”大多数时候，我都会选择退缩。从家里到集镇上，要先走一两公里崎岖狭窄的山路，再走三四公里尘土飞扬的国道。往返十多公里路程，于幼小的我而言，无异于万里长征。

记忆中的那些年，家里收割劳作、买卖物资、缴纳粮谷，都靠父母肩挑背扛。吱吱嘎嘎的挑担声，常年在房前屋后回响，父母挑绿了初春，挑肥了盛夏，挑来了沉甸甸的金秋，挑起了全家的生计和希望。

年幼的我，也早早地学会了挑担。我上五年级时，要去乡中心小学寄宿。母亲找来一根手臂粗的杉木棒，把粗糙的杉皮削干净，两头各砍出一道凹槽，一头绑着被褥枕头，一头挂上装了大米、干辣椒炒酸菜的书包，让我自己挑着去学校报到。那年我还未满十岁，个头不足一米三，晃晃荡荡挑着这些家当，和村里的同学一道下山。山脚有一条小溪，溪上没有架桥，仅靠三五个磨盘大小的石块落脚。我小心翼翼地踏上石头，还没走两步，脚底一滑，一个跟头摔进溪中，被褥落入水里，很快就湿透了。同学们拉起落汤鸡般的我，个个笑得前俯后仰。我拎着水淋淋的行李，又好气又好笑。

我挑着滴水的行李，继续朝学校走去，一边偷偷抹着眼泪，一边暗下决心：“长大后，我一定要走出穷山沟，去有马路、通汽车的地方生活。”

即将升入初三那年夏天，村里的村级公路修通了。周六放学后，我和院子里的风华照例步行回家，走到村口时，天快要黑了，我们突发奇想：沿着新修的公路走回家。年少的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公路从山脚盘旋而上，到我们大队，好远好远。我俩走着走着，夜色逐渐笼罩下来，天很快就黑下来了。山风拂过树林，月色朦胧如水，新修的公路，如一条土黄色长龙，从

我们脚下逶迤向前。我俩满怀雀跃，一路哼着新学的歌曲，忘却了黑夜的恐惧。

很晚了，我才走到家门口。母亲听到脚步声，急忙迎出来，满脸担忧地问道：“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上哪儿去了？”

我抹了抹额头的汗滴，快步跑到屋檐下，自豪地应道：“妈妈，我顺着马路走回来的，那路又宽敞又平整，能开大汽车呢！”

父亲背着手走出堂屋，乐呵呵地说：“往后买农药化肥，卖木材、牲畜，都用车子拉，再也不用费力气挑担子了。”父亲不过四十多岁，因常年劳作，腰背略微有些弯。他惬意地吸了一口烟，额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洋溢着满满的欢喜。

母亲也笑了：“马路终于修通了，蛮好，好得很！”

村里通车后，农副产品走出了大山，走向集镇、县城、更远的他乡。乡邻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和伙伴们也一天天长大。就在那几年，乡里通往县城的国道，都铺上了乌黑的柏油，乡邻们彻底告别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满地泥泞的旧马路。

高中毕业那年，我背上简单的行囊，带着父母殷切的嘱咐，踏上南下广东的卧铺车。卧铺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一路晃悠，足足开了二十几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我和同行的姐妹们，几乎把黄胆水都吐光了。从此以后，每到临近回家时，即将见到父母的喜悦，总会被一路的颠簸减弱些许。

此后几年，随着各地高速公路陆续通车，回家的车程一年比一年短，空调大巴取代了老旧的卧铺。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在深圳安了家，这些年坐汽车回洞口，只要十来个小时了。从未出过远门的父母，在我的邀请下，偶尔来深圳小住，感受一下都市生活。

2018年12月26日，洞口至深圳的高铁正式通车运营，结束了洞口境内没有铁路的历史。

2019年阳春三月，父亲的七十岁生日快到了。我和爱人带着女儿，从深圳北坐高铁回洞口，全程只花了四个半小时。我们下车后，在县城租了辆小汽车，几十分钟就来到父母的农家小院。

父亲快步迎上来，眉眼笑成一团：“现在的交通真是发达，你们清早在深圳吃早饭，中午就赶到家吃午饭。这在往年，想都不敢想咧。”

七月的稻香

周志斌

七月的田野，稻香是一种先于金黄抵达的语言
这语言厚实、温润
惯于通稟神灵，抚慰苍生

这是先祖，精心侍弄过的一块稻田
也是我，无法撕去的
一块旧痂。甚至是一修再修的族谱和方志
必须标注的一部分

一茬茬稻子，总有那么几颗
吸吮滴进稻田的
泪的苦涩、血的猩红
并刻进基因

七月的稻田，一如儿时的家祠

拙朴、肃穆。先祖端坐千年
众稻低垂。我举目四望
并无羞愧之心

曾逃离村庄，在城市的夜半
深摁乡愁
一株禾苗，在好风好雨中
怎能，波澜不兴

我愿再次在春天，回到故乡
蓄水、耕种、聆听先祖训诫
夜卧一株禾苗旁
聆听分蘖、抽穗、收获的悲喜交加

天际金黄。在七月的蛙鸣里
机器驶向远方
这一路稻香，这一路
生生不息的收获和
希望

那年，半夜摸黄瓜

张华龙

回到老家，我总喜欢在田间地头走走。

这次回家，在自建房左边的土坎上，发现母亲种了茼蒿瓜，瓜皮像皮肤的那种。可能是种得比较迟，黄瓜还没落花，短敦敦的、黄黄的，像童年的我。我惊讶：这么多年了，母亲仍然留着这茼蒿瓜种。

儿时，住在破旧的平房里。母亲常在周围的空地上种些茼蒿瓜。到出茼蒿瓜的季节，瓜藤上的茼蒿瓜，短的、长的、落花的、没落花的，像儿时捉迷藏的我们，躲在瓜藤里。

那会，父亲还很年轻，炒得一手好菜，是村里有名的厨师，村里人都请他做厨。他切的茼蒿瓜丝甩到墙上可以粘起来，茼蒿瓜片薄如蝉翼，茼蒿瓜丁均匀得难以找到差距。虽然半个月难得吃上一次肉，但他绝可以把茼蒿瓜做得花样百出，清脆可口：茼蒿瓜丝、酸水剁椒拌茼蒿瓜丁、青椒茼蒿瓜片、茼蒿瓜酸菜等等。那年头，当季茼蒿瓜是家常菜，可天天吃也是一种幸福、一种快乐。每一丝、每一片、每一丁，都是幸福和快乐的味道。

雷和我是高中同学，都来自农村，有着相同的童年经历。他曾给我两个写作素材：一个是青椒炒茼蒿豆的经典，另一个是半夜起来摸茼蒿瓜的记忆。

我们的童年，用老家山门话讲叫：穷得卵打凳，能填饱肚子成了最大的幸福与快乐。农村人没有吃晚饭的习惯，每天只吃两餐饭：早饭和半日饭，严格地讲是吃不起。半日饭一般在下午吃。为了晚上不饿肚子，父母只得早早地赶我们上床睡觉。正长身体的我们怎能忍受七八个小时的饿？到了晚上，肚子饿得咕咕叫，口水直流，两眼盯着帐顶，盼早点天亮。

民以食为天，饿到极点时，总会翻箱倒柜。家里唯一可能找到吃的地方是饭锅。以为父母睡了，怕惊醒他们，偷偷走到堂屋，轻轻地揭开饭锅，里面除了水，没一粒剩饭。这时候口水流得更多，肚子越来越饿了。

想起了母亲种在屋前头的茼蒿瓜。在饥饿面前，没有什么比它更吸引人了。为了填饱肚子，瓜藤边的荆棘（为了拦鸡和防止小孩偷茼蒿瓜，母亲在瓜藤边盖了些杉树叶或蒿蒿刺）都算不了什么。我赤脚走到瓜藤边，顺手一摸，茼蒿瓜落在了手心。往袖子上揩去毛刺，嘎嘣一声，掰做两半。咬一口，香、脆，和着清口水，便有了幸福和快乐的味道。胃踏实了，心更踏实了。

青椒炒茼蒿豆我写成了《豆香悠悠》，半夜起来摸茼蒿瓜的事却一直不见半个字。所以，雷经常责骂我，说我废了。

是啊！当年写作的激情、敏捷的思维、清新的文字呢？都被淹没在那些琐事、疲惫的工作和不如意的生活里了？

他给素材那会，刚上任某公司一把手，为盘活公司，经常半夜未眠。我刚任某校教学主任，为搞好教学，熬夜也是常态。

某半夜，他发了一根茼蒿瓜的照片给我。紧接着，兴奋地给我打电话：“华龙，我刚跑到楼顶，摘了根茼蒿瓜。很脆、很爽，终于找到儿时的味道了！”

我很了解他，一定是在工作上遇到了难题，跑到楼顶去吹风了。无意间，看到茼蒿瓜，想起了简单的农村生活，想起了半夜起来摸茼蒿瓜的幸福与快乐。心一下清明了，思路清晰了，世界美丽了。

我笑着说：“哈哈！我们摸的不是茼蒿瓜，而是我们农家人的情怀和简单。那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邵东代办处

▲邵东县九龙岭镇栗山村妈咪宝贝婴幼儿用品店不慎遗失由邵东县市场和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6月2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特声明作废。

洞口代办处

▲洞口县和顺水路运输有限责任公

司原中国银行洞口支行开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55000627601，账号：592474656906，特声明作废。

▲洞口县和顺水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原中国银行洞口支行预留的行政公章，编号：4305000065433，特声明作废。

武冈工作站

▲武冈市凯德嘉博城小区业主委员会不慎遗失本机构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冈市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56000809601，编号为：5510-02183179，特声明作废。



▲睡莲 李陶 摄